

科技发展打破了生活、文化的传统，书信形式已甚少见到，其表意沟通的功能正被网上社交媒体替代。

我们年轻时的书信，镌刻着时代烙印，铭记着一代人的感情方式。年轻时曾离家在京求学，信件是与同学、朋友、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。我喜欢写信，也喜欢收信。写信那一刻排解了孤寂，发现了自己，心思和感情在信件中都变得丰盈。收信

读信更是个幸福时刻。来信中几声问候，几行近况报告，都会引起感动，还有对那人那场景的想象。即使同在北京读书，我和哥哥及老同学间也常用书信约见、报告近况。在信里，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。即使遇上阴风冷雨，也能借信中文字点亮青春的明媚。

那时也收到过几个男孩子的求爱信，时代令他们的表达小心翼翼，含蓄

旧时霞浦与福鼎同为福宁府，山水相连。这些年，我为白茶常去福鼎，霞浦朋友见了，总问：“你去福鼎，怎么不到我们霞浦来看看？”今年清明刚过，朋友获悉我又去福鼎看茶，要我一定去霞浦看看，我恭敬不如从命。从福鼎到霞浦不到一小时的行程。一下高速，一块“霞浦元宵茶”的大广告牌出现在我眼前。我知道闽东各地都产茶，与福鼎毗邻的霞浦当然不例外。惭愧的是，霞浦产什么好茶，我却惘然。我问朋友：“元宵茶”是怎么回事？他告诉我，这是一种绿茶，因为在正月十五左右就开始采摘，故名。

初识霞浦元宵茶

楼耀福

我以前只知道浙江的“乌牛早”是采摘较早的绿茶，再就是贵州广西一带，天气温热，但采茶的时间一般也在三月初。如今听说霞浦有这么早就采摘的茶，有点惊讶。当天下午，朋友带来自己珍藏的陈年好茶，一起品尝。酣畅淋漓之后，问我还想喝什么茶？我脱口而出：“霞浦元宵茶。”

第二天，果然有元宵茶喝。品茶时，朋友向我介绍：霞浦历史悠久，先民依靠海上交通的方便，很早引进茶叶生产技术，开山种茶，在唐代已是闽东茶叶的主要产区。“霞浦元宵茶”原产于霞浦洞风山脉东麓崇儒乡后溪岭村。民国年间，村民在樟坑村发现一株特早芽茶树，后采用分株法繁殖，取名“春分茶”，这就是霞浦元宵茶的前身。培育霞浦元宵茶历时几十年，群山环抱的山坳中云雾缭绕，荫蔽高湿，朝夕饱受雾露滋润，成就了它的品质。“无论从地理环境、气候条件还是采摘时间，我感觉这茶应该还不差。我说：“明年元宵采茶时我来看看。”

朋友们知道我写的书《寻茶记》颇为畅销，为福鼎白茶、武夷岩茶写过不少文章，此时听说我想实地去看霞浦元宵茶，高兴得一口答应：“好啊，欢迎啊！元宵茶，大家知道不多，就是宣传太少。”有茶友说他有女同学是生产元宵茶的茶场场长，“我叫她赶过来，向楼老师介绍介绍霞浦的元宵茶。”

茶友有女同学叫陈兵。不久，陈兵来了，那是位中年女子。她手提袋中取出茶来，那小铁皮盒上，正中是张天福所题“霞浦元宵茶”，左上角写着曾经获得的种种荣誉，右上角是经过认证的“绿色食品”等标志。陈兵打开小包装纸袋，展现在眼前的干茶呈扁片状，貌似龙井，只是芽叶更幼小细秀，色泽翠绿中含嫩黄。冲泡后芽叶缓缓舒展，一芽一叶，鲜嫩似少女玉唇启唇，汤色黄绿清明。随之，一股鲜爽的初春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捧盏品茗，初始有一点点苦，但很快就化作甘甜，鲜爽生津，隐含板栗香。

陈兵告诉我，由于今年气候回暖，正月初五她们就开始采摘了。她让我看她手机中的照片，一张张都是美景，航拍的500多亩茶园像漾着绿波的海洋；近摄的采茶女手挎竹篮，身上衣袂却让我感到春寒料峭、乍暖还寒。得知我想看她们元宵茶，陈兵笑说：“如果像今年这样的气候，你正月初五就要过来。年没过完，就到霞浦继续过。”

我每年访茶最早在3月20日左右，每到一地正好赶上茶农开始采茶。如果明年为目睹霞浦这款特早高香的新梢嫩芽的初采，出发时间将在1月底，较之往年，将提早一个半月，我准备好了吗？

书信的往日时光

黄虹坚

委婉。他们不会像当下的年轻人一般直言：我们当男女朋友吧，却说：我们的关系能比普通同志更进一步吗？现在想起，除了温暖，还有万千滋味在心头。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在北京某学院进修，班上有个可爱的上海小姑娘。她的父亲常来家书。小姑娘读信时往往把头一两页直接翻了过去，我好奇打听，小姑娘笑道：“那些都是‘东风吹，战鼓擂，形势一片大好’之类，后面才是正文。”这位同样可爱的父亲，写下了一个时代书信的幽默故事。

我那时的家书也不能免俗，但毫不影响它们“抵万金”的价值。

“文革”那些年，一家人被抛进命运大潮，地分几处。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，引发了写信的动力。父母其时身陷图圈，给南北儿女去信，占去了他们所有的休息时间。但他们从不懈怠，坚持一星期来一信。父亲的信简短，但字斟句酌的甚有分量。他自小受英文教育，书法也有着英文行书的特点。母亲才思敏捷，数起家事话语绵

絮，一写便是三四张纸，字迹潦草。父亲的信往往视野较宽，重视时事，常讲些时下政策。另一项内容则是谈他自己“问题”的进展，最后总不忘嘱咐要“相信群众相信党”。母亲的信对政事常只是一笔带过，接下来便尽表一个母亲的心情。记得她常吩咐我，女孩子交友千万要严肃。

我和下乡到海南岛的两个妹妹也常常通信。那时少不更事，总以大姐的口吻“教导”妹妹空泛的道理，其实是把流行口号或社论抄写一遍。实质内容就落在几句对她们处境的关心和嘱咐上。当时五妹是初中学生，领着读小学的六妹留守广州家中，管着钱管着家。那时社会少年犯罪不少，我实在担心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会学坏，去信时便端出大姐的威严句句教训，声声吩咐她们千万学好。五妹回信常告六妹的状，有封信数落六妹极不节约，“一个月买玩具的钱有三四元之多”。同宿舍女友学着我五妹一本正经的口气，重复着“三四元之多”一句，然后和我卧床大笑。

家书是我们得知对方平安的唯一途径。不能在正常期限内收到信，就会生出疑虑，担心父母会受到更深重的磨难，或担心妹妹们会发生意外。有段日子，没收到在海南农场当“知青”的四妹来信，去信追问，接到回信才知道她刚经受了一次生命威胁。因为山洪暴发，她们建在山脚下的猪场被滔滔洪水吞没，二十八名女知青被卷走了二十二名，四妹是幸存的六人之一。那封信我流泪读了又读，庆幸四妹捡回一条命，又哀伤二十二条花季生命的逝去。

毕业离校前，我忽然想象自己是一名大侠，想去看看名山大川，试着写信给母亲。母亲当即回信，其中四字振聋发聩：“此意甚好！”当下寄出了四十五元钱作盘缠。其时的四十五元钱，相当于今天的四五十元或更多，那都是父母勤俭节约的储蓄。为了支持一个虚渺的年轻梦，他们展现出慷慨大度的胸襟！信中“此意甚好”一语，每每想起，便是眼眶一热。我不轻易扔掉杂物，多年东搬西迁，竟还保留了不少那个年代和父母的通信。我申请到香港定居时，由于出生纸上姓名的麻烦，香港入境处请我出示与父母紧密联系的证据，我便在每年的家书中选出了两三封以作证明。这些不同年头、不同纸张、不同信封的信件已深染了岁月痕迹，钢笔字迹退了色，纸页泛了黄。但它们见证着父母多年来对我持续的关爱，表现出一对优秀父母的素质。没多久入境证就批下来了。我相信这批家书起了关键的作用。

我们的家庭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，用家书的方式维系了血肉感情，展示了一家人共同经历过的岁月。我们兄妹最后都成为了品格健康、善良勤快的好人，家书里父母的殷殷嘱咐，兄妹间的深切关爱，是我们青春期成长的养分和动力。

父母在艰难境遇中铺笺写信的画面，永远在我心中定格。



黄山迎客松 (中国画) 王文明

西江月·小谣曲

高昌

些子玄机微妙，那时套路高强。流年手握总球忙，谁肯浅斟低唱。春水一池清浊，秋风满树凄凉。也曾调笑也轻狂，也看一堆洋相。破事随其扯淡，浮名晒在墙头。纷纷树叶换青黄，顺着风吹方向。懒听吹牛往事，小瞧拍马文章。太阳底下小村旁，还像桂花开放。绿竹千岩古调，黄花万壑新晴。松奇溪野小舟横，圆块草原驰骋。几点芬芳记忆，一行彩色人生。好山好水好心情，就是新鲜风景。眼底青山不老，胸中绿水长流。闲来更上一层楼，且醉风舒云皱。红豆抛成红线，清吟最是清秋。月明水湛小温柔，正在赏心时候。

金融机构，体恤到大多数私营保险公司的经营困难，尽管调低了营业保证金额度，但仍有一些保险公司无法正常运营。在军管会召集的保险同业座谈会上，金瑞麒认为，整顿保险市场，起死回生的出路唯有彻底改造民族保险业的依附联合、集团分保之路。他的设想获得了政府的认可，没多久，由48家私营保险公司加入的“民联分保交换处”面世了！

“保险大亨”变形记

黄沂海

由于具有较强的联合承保能力及信誉，风雨同舟的上海“民联”在市民中赢得良好口碑，挂牌后短短8个月时间就实现保费收入43.85亿元，交出了完美的“盈利答卷”。“民联”改变了过往华商保险公司对外商保险公司的过度依赖，增强了沪上私营保险业的团队协作精神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残守阵地的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来源捉襟见肘，经营每况愈下，没辙，只好打道回府了。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成立时，金瑞麒众望所归被推选为公会会长，旧时代的“保险大亨”成为新政权领导下申城保险业的掌舵人。担任会长期间，他发动保险同业热心公益，奉献社会，从响应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的号召向灾民捐助寒衣，到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为解放战争奉献力量，从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增产增收捐献飞机大炮，到倡导同业修订保险费率章程降低保价让利于百姓，均能见到金瑞麒忙碌的身影……

去年暑假，我在老家旁边的土路边见到一只小老鼠，灰灰的，毛发很嫩。它待在荒草丛里，头扭来扭去，尾巴摆来摆去，就重复着这个动作，没往前走，也没往土坎上爬。我不知道它为啥会在这个地方玩耍，太不安全了。

老鼠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动物，繁殖力超强，生命力更是顽强，据说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、长崎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老鼠经受住了核辐射。我们对它是厌恶，又恐惧。它的长相丑陋不说，要紧的是传播病菌，而且是那种夺人性命的疾病。

我在农村时常与这些家伙打交道，哪知进了城还与它们来往亲密。大学毕业后留校，学校给我在小寨校区筒子楼三层分了间九个多平方的房子。房子紧挨着卫生间小便池，还有个接水池，墙面渗水厉害，只好用张塑料布钉住防潮，再摆个衣柜。卫生间放个竹筐，专门盛放倒掉的剩饭、摘下的烂菜叶啥的，就招来了好几只老鼠，它们不愁吃喝，养得肥肥胖胖的。我们上厕所或淘菜洗碗还没进门时，它们就嗅到了脚步声，四散而逃，纷纷钻进一个大便池杂物堆——小便池对面有三个大便池，靠门的那个不下水，废弃了，被先住的人家堆放了好些杂物——那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。后来，嫌太恶心，我就把竹筐拿走了，它们便以庇护所为家，我们也没再围剿。

住了四年，孩子长到三岁，我们搬家了，抬那床架时，一个大老鼠带着三个宝贝儿女闻声仓惶而逃，从我们的脚下窜到门口，拐进了厕所。我这时才发现房门闭合的那个角，被老鼠咬啃掉一块，它们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。

在红专路黄楼顶层，学校给了间十五平方米带阳台的房子，还是筒子楼，都在楼道做饭，共用水房和卫生间。水龙头和墙壁上爬满了旱蜗牛，老鼠也是数量众多，比小寨居室那里的更胆大猖狂，整天在卫生间、水房、楼道乱晃，时不时“吱吱——”地威胁着，想驱赶走我们。我的耐心终于耗尽了，只得求助于同事——一位女老师。她管着爱卫会，让后勤部门的人放了些暗红色颗粒的药物，这才把老鼠彻底打发了。但这些颗粒始终让人不放心，小孩子好动，对啥都稀奇，我只好反复叮嘱四岁的孩子，地上的红颗粒千万不要捡，更不能往嘴里喂，那是毒老鼠的。

家里有小孩，操心安全，就把阳台封了，平时开玻璃窗关着纱窗。不知哪天忘了关，西邻家的大老鼠溜进来做客。我赶紧关住通往阳台的木门，等着爱人回家。爱人听我一说，回道：你个大男人，几脚踩死它不就行了。我打开木门，它好像已知道大难临头，毛耸着，跑过来转过去，血红着眼睛，见状我又下不了手。爱人推开我，冲上前，阳台窄狭，老鼠被逼到角落，惊恐地哆嗦。爱人几脚踩上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是骨头分家破碎的声音，老鼠顿时软作一团，鼻子、口里有鲜红的东西涌出来。

世间对老鼠怀有恶感的人很多，但对它心存温爱的也不少。鲁迅在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中对长妈妈谋害了他的隐鼠而愤慨不已。隐鼠是鼠类中的矮子，仅仅一个大拇指那大小，个头太小了。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创作谈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中叙述了这么一件事：他在陈家山煤矿医院写作，房间里进来两只老鼠，路遥找人打死一只，另一只后来养起来了，陪着它度过那些孤寂的时光。

我盯着面前这只小老鼠，足足有五分钟，它似乎没有发现我，快乐着，淘气着，丝毫没有感到这个两条腿家伙的危险。

离开前，我又深深地瞅了它一眼，心里说：老鼠纵有千般不是，它也是条命呀，让大自然去裁决吧，我才不做它的天敌。

一只小老鼠

白忠德



十日谈

潜伏在外滩“华尔街”，传奇外滩，时刻涌动着潜滋暗长的革命激流。 上海早晨 责编：龚建星